腊酒

□刘嘉明

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”，当初读到陆游这诗句，怎么也弄不明白，为什么农家自制的酒是浑的？记忆中，自酿的酒不仅醇绵、有劲，还是澄澈透亮的。

小时候在农村老家，曾亲眼见过自家酿制白酒。印象里家里总有一小块麴，烟熏火燎中干瘪得如同木块，也闻不出什么味道，可是，把它放入温水浸泡几天，竟会冒出鱼眼气泡，凑上鼻子一闻，还带有丝丝的糟霉味。问家长，家长不动声色地说“麴，烧酒的”，还叮嘱别出去声张。

那时雨水多，冬至前大雪已覆盖了原野和房舍，村里表面上安静，却酝酿着生活的躁动：一进腊月就热闹了起来，孩子们溜冰转陀螺堆雪人，还有的偷偷拆下几个鞭炮、掰半截贡香点着，拿到街头燃放，时不时地“嘭啪”作响，这就打起了年的气氛。老人惜岁月，小孩盼过年，年味渐浓，大人们也不怎么责罚孩子了，只顾着在这氛围中筹办起各种各样的年货——女人操持锅里的，男人合计壶里的，各有各的忙乎劲儿。

所谓烧酒，就是农家的腊酒，它不是作坊酒，只在平时做饭的大锅灶上烧制，将碾碎的高粱或玉米、薯干，掺和上酒酵母制成坯子，再淋上水发酵十几天，凭经验握一握湿度，闻一闻糟香，感觉分寸到了就可上锅。发好的坯子已经沁着醪糟酒气，先捧出两抔晾在一边留麴，剩下的轻轻放到撑在锅里的簾箅上，略略刮平保持松散，罩一口大甑，侧壁开着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圆孔，插上一节竹管连接承溜槽——承溜槽也是陶质，环形的，就固定在大甑内壁上端。安置停当，生起旺火，开锅一会儿后，就能把酒“烧”出来，通过竹管“哗哗”接到坛子里。

第一锅烧出的叫“酒头”，因被坯子和器皿吸收了不少水分，流出的酒液不多，酒度高得有点苦涩；重新加水烧出的，就是可口的“二锅头”，数量也大大增多；第三次少添些水，煞尾烧出，酒度已经很低，水沥沥的称为“梢子”。一茬坯子三锅水，把酒分为三段，各有不同用途，不勾兑，不加香，原生态的纯真饮品：“酒头”放在陶瓶陶罐里陈到来年，浓烈劲道中也蕴出醇绵口感了，老年人喝着过瘾；二锅头便是上贡与待客佳酿，红白喜事抱出来，无疑彰显着实力和品位；酒梢子既没劲道也少香气，在烹饪中却能去腥去膻解涩，或是用来风味腌渍，也有的削一些茌梨、红枣、姜片浸入，再加冰糖，做成妇女孩子喜欢的甜酒；就是起锅出来的酒糟，也是猪牛牲畜的好饲料。

腊八后的乡村气氛氤氲，沉浸在浓郁的酒香里，仿佛羊咩牛哞都吟唱着丰年喜庆的旋律，虽无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那么夸张，可也处处相邀品酒，一派欢乐陶陶的景象。憨憨的雪人陪衬在街头巷尾，檐角上下，雪如银，冰似玉，家舍在这童话般衬托里，很有些古画上的韵致。

农家的这种上品烧酒，也不仅仅只是喝的，有经验的老人蘸着它给发高烧的孩子推拿退热，或含一口喷在风寒患者脊背上擦火点燃而治病，出奇的灵验；当然，它在春节祭祀中散发的浓郁醇香、浇在火上冒出的蓝色火苗，承载着更远更深的寄托、希望和感怀，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神圣与厚重。充溢在汗水劳作里的五谷丰年，借助甘泉和烈火，传播着家庭与村庄久远的历史底蕴，屏蔽了工业污染和商业欺诈，不仅有味道，还有一股绵延的力量蕴含其中。

这样“烧”出来的腊酒，除了醇得可口，烈得沁肺，能不清澈吗？诗文里赞颂的那种“浑酒”，大约是南方的米酒，只发酵酝酿，而未曾蒸馏，想想，除了色泽与味道的差别，还缺少了火焰所蕴含的东西吧。

青岛印象之广西路（油画）
董良音 作

最难忘的那个年

□房胜林

2020年春节又近，父母早就不在了，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过了，不知道怎么过更有意义……过了半辈子年，只有那一年让我终生难忘。

那是1980年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是国家恢复高考后我们村考取的第一个大学生。自那以后，父母在邻里和村里老少爷们间感觉很有面子。可前些年，我们家是村里比较出名的贫困户，没过过一个殷实年。吃的穿的没人家好，就连放的鞭炮都没人家的长。可母亲早就作好了过个好年的打算，家里家外都体现出一个“新”字来。堂屋里整理得焕然一新，杀了自家养的鸡，买的肉和鱼比往年都多，还买了1000头的浏阳鞭炮。

我放寒假回来，家里什么事都不让我管，只管给乡亲们写春联，这是我从上初中始每年春节专干的事情。从小年开始，一直写到大年三十。这一年写的春联贴了村里大半个街。乡亲们觉得我是全村最有学问的，送我一个“秀才”的美称作了，让那些正在求学的娃娃们以我为榜样。母亲也为这事觉得在村里人前人后都荣光。年三十这天，母亲做了四样菜，还包了纯肉馅的白面水饺。母亲脸上挂着久违的笑容说“今年我们家总算有个样子了，也有希望了，这个年我们要好好过。”我知道这笑容来之不易。她为了供我上大学，把一个靠吃救济粮过日子的穷家操持到今天这个样子，不知受了多少累。年幼的我只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

大年初一，母亲起得最早，下好水饺，叫我起来吃，然后催促我去给邻居和长辈们拜年。她和父亲在家招待来我们家拜年的乡亲们。这一年来给我父母大人拜年的比往年多了去了，就连村支书、村长都来拜年了。母亲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迎来送往，忙活了一白天还说不累。我知道这是母亲大半辈子过得最好最开心的一个年。我们家在村里辈分较大，没有几家该我拜的，我一定要到乡亲们的家门前走走看看，看看我写的春联贴在那么多乡亲的家门上，一种特有的幸福感油然而生……前些年，我们家过完年，正月十五以后，最多到二月二就开始为吃发愁，直到新麦子收成之前，都是吃上顿不接下顿地过活。自这一年后，至少不再为吃穿犯愁了，这对母亲来说，不亚于世界上解决了金融危机问题。

四十年过去了，终于明白，过年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种信仰，是每年必须举行的欢乐祥和的盛大仪式。孩子们从中期盼求得欢快，父母们祈愿团圆平安，普天之下共享国泰民安，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如今的生活虽是今非昔比，年年照样过，只是在我的记忆里，从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感觉那一年的年景是最给力的、过年的内涵特别地入心。

守岁

□盛建平

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指的就是跨年夜，这是过年仪式中最隆重的日子。在乡下，每一户人家都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夜幕降临，女人们掀开热气腾腾的大锅下饺子，一时间整个屋子烟雾缭绕，各种香气混杂在一起，大人们都变得小心翼翼，表现出了十二分的虔诚、平和，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各个环节，说各种吉利的话，过年就在这种氛围中正式开始了。

吃完饺子，家人开始围坐在一起守岁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守岁是大人们的事情，小孩子在这个时间里只管尽情地吃喝玩乐。所以，那时候一吃完饺子，我们就马上去小伙伴家，几个人一起打扑克、说笑话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要吃第二顿饺子了，才匆匆回家，不管饿不饿，都着急地吃完自己碗里的饺子，想看看能吃到几个钱，和弟弟们比较谁吃的钱饺子多。吃完就睡觉，等到天刚刚亮便麻利地爬起来，给爸妈磕头问好，领压岁钱，至此跨年夜就算圆满结束了。

在我结婚之前每一个跨年夜差不多都是这样度过的。

结婚后每一个跨年夜，我都陪着爱人在堂前守岁，这个日子渐渐成了我俩一夜相守的美好时光，成了我每一年的期待。

我会提前选几种好茶叶，挑各种瓜果零食，爱人也会选出自己平日里最喜欢的烟酒带回家。吃完第一顿饺子后，把堂前打扫干净，放下长桌，泡好茶水，摆上烟酒糖果，爱人还会拌几个清爽可口的凉菜，守岁就在这精致而美好的氛围里开始了。

婆婆开始讲一些陈年旧事，讲她人生中的那些亮点，讲一些好人家守岁的故事，我听得出来，就是教导我和爱人要守着老祖宗好好过年。夜深熬不住了，婆婆就先去睡觉，留下我和爱人继续坚守婆婆的“教导”，坚守我们的爱与责任。

这期间会有本家的人来拜年，我和爱人热情地招呼他们在长桌边坐下。在喝酒抽烟间聊聊家常，聊聊村里的事。等到本家拜年的人走了，我和爱人就再沏一壶茶，相对而坐，慢慢地喝茶聊天，爱人会不间断地起身整理一下烛芯，为香炉添香，每一个动作他都做得用心，结婚二十几年，我从未见过爱人大声对婆婆讲过话，为人子、为人夫、为人父……每一个身份里都藏着深深的爱与责任。

婆婆说，回家过年要好好地守着老祖宗一起过年。其实，精神的守候在哪里都可以完成，不一定每年都要回老家过年守岁。能让我和爱人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小屋子里整夜愉悦相守的，是眼前的父母，是不常见面的兄弟姐妹，是情谊浓郁的父老乡亲……和他们说说话，聊聊天，听父母讲那些陈年老事，在他们的故事里延续生命的成长和智慧。

岁月安好，时光温馨，祝福所有的老人们身体健康，让晚辈们有机会守岁如初，守爱依旧。

年味是那台红火火的“庄户戏”

□刘琪瑞

我的老家在鲁南乡下，早年，村里的乡会、戏班子远近有名，到了年节里，乡会要得更热闹，柳琴戏演得更红火，一直闹腾到“正月十五挂红灯”。有了这一台台“庄户戏”的滋润，年味儿更足更浓，庄户人家任何烦恼、苦累都没了，奔前景的心劲儿更高了。

小时候，我最爱看“玩乡会”。那“唐僧取经”“八仙过海”“打渔杀家”的高跷舞变幻多姿、奇妙无穷；那滑稽有趣、活泼可爱的跑旱船、骑毛驴，伴随着咿咿呀呀的俚歌谣曲，令人眼花缭乱、耳目一新；那咚咚锵、咚咚锵的锣鼓家什敲得人激情难抑，心潮澎湃，随之而来的是辗转腾挪、威风八面的舞龙舞狮队。

年龄稍长，我又钟情于那土腔土调、回味悠长的柳琴戏。柳琴戏俗称“拉魂腔”，也称“拉后腔”“拉花腔”，2006年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传统曲目有《秦香莲》《喝面叶》《小姑贤》《卷席筒》《王汉喜借年》。唱腔一曲三折，抑扬顿挫，韵味十足；表演身段令人眼花缭乱，双扇上下翻舞，左右轻飏，恰似凤凰展翅，小蹉步前后交叉，反转自如，如行云流水，翩然而来。这柳琴戏很对庄户人家的心路，人人爱听爱看，故当地民谚云：“拉魂腔一来，跑掉了绣花鞋。”“拉魂腔进了庄，茶不思饭不想。”我们家有好几个都在柳琴戏班子里，姑姑扮二头（青衣）、婶婶演小头（闺门旦），我叔插科打诨演勾脚（丑角）或毛腿子（花脸），还有我姑父跑龙套。男女老少闲时大都会哼上几段，直唱得豪情满怀。

后来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俺村的戏班子早已散了，唱戏的人儿也已老了，柳琴戏、玩乡会渐渐销声匿迹了。前些年，每到过年，村里偶尔还演上一场两场的，那锣鼓敲得震天响，那乐器奏得清亮亮，呼唤来的也就稀稀拉拉几十个人，而且大都是上了岁数的老爷爷老奶奶，在大城市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不爱看这种慢条斯理、拖拖拉拉的老戏了。

近年来，我们村又组织起了庄户剧团、民俗乐队，过年时玩乡会、柳琴戏又开演了，还把打工回乡的年轻人、老乡贤、老教师、老干部吸纳进来，结合移风易俗、脱贫攻坚、美丽乡村建设等内容，旧瓶装新酒，换上了新故事、新风尚、新台词，使“庄户戏”更有庄户味儿，更让老少爷们喜闻乐见。不仅如此，村里在县乡文化部门的大力扶持下，还兴建了柳琴戏文化广场、柳琴戏陈列馆、金兰剧场，开办了非遗文化传承班。为此，今年回老家过年，我不仅要带着老婆孩子看俺村原汁原味的柳琴戏、红火热闹的耍乡会，过一过戏瘾，我还要报名参加高跷舞、双旱船、柳琴戏传承班，拜名师，练真功，学绝活，回来后和那帮老友们好好露一手呢。